

戴笠將軍的耳提面命（續完）

喬家才

燕趙男兒慷慨就義

我患痢疾痊癒之後，身體一時不能復原，好幾位朋友勸我到重慶南溫泉住些時，換換環境。想不到，在我到達南溫泉的第二天，就遇到那位化名蒙古人那木爾的劉建華兄（劉兄勝利後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現在台灣）。八個月以前，我們在塞外的歸化城第一次見面，現在又在戰時國都再見，所以相見之後，彼此驚喜，真有隔世之感。他告訴了我，綏遠出事的經過情形：

綏遠的工作既然由張季春兄負責，陳煒如同志就應該立刻離開歸化城，可是他並沒有那樣做。因為他有一個女朋友，在敵人宣撫班做事，兩個人正打得火熱，難解難分。那個女孩子因事到張家口，預定二十天以後，返回歸化城，到時候，陳煒如到車站去接她。沒有想到，祇去了十天，事情辦完，就回來了。她想立刻找到她的情人，但她一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祇知道他同日本特務機關有關係，於是到日本特務機關去打聽他。這

一來，可糟透了，特務機關長正在注意他，現在知道他仍在歸化城，於是展開積極的調查。最後查出他在偽厚和市政府有個名義，而且是警察局長那木爾做的保人。特務機關把劉建華找去，問他要人。陳煒如知道情況不好，不敢再呆下去，性命交關，也顧不得什麼愛人，趕緊逃往後套。建華在特務機關應付得不錯，他很有把握地答應把陳煒如抓回來，才沒有被扣留。他回到警察局，虛張聲勢，在張羅捉拿人，實際上趕緊準備逃走。吳鈞玉同志是一個極富感情的人，知道建華要逃走，堅持親自送他到黃河邊去。他潛逃時，帶着警察局的一個職員，謊言出差捉人，結果過了黃河，逃到國軍防區，一去不復返。警察局的那個傢伙返回歸化城，立刻報案自首，結果吳鈞玉同志被捕了，日本人搜查他的住宅，電台和文件都被搜去，綏遠的工作就這樣被破壞了。

日本人從吳鈞玉同志身上，知道偽蒙疆自治政府的首腦德王，偽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都和重慶有關係，他們投鼠忌器，認為事態嚴重，怕

把蒙疆自治政府鬧跨，不敢聲張，所以沒有對德王和李守信下手。李守信爲了滅口，把吳鈞玉和關毓華兩同志，藉口逼問口供，活活打死。季春兄和電台台長張世傑，外勤同志劉長榮，崔公瑛等都被敵人抓走，送往張家口。趙涵忱兄因爲調到後套工作，幸免於難。大同方面，除了靜齋已經在太原被捕，以偽新民會作掩護的靈邱趙維城同志，平綏路大同警務段巡官徐完達同志，交通員郝銳同志，都被逮捕，也押送張家口。

有錢失蹤以後，桐崗到北平去負責。第二年，因爲麻克敵同志在皇城根打死到北平勞軍的日軍某親王，北平的工作又被破壞，桐崗兄終於犧牲了。張家口繼綏遠之後，楊金聲、張撫之、張子文、劉鬍子等同志也被逮捕，平綏線的工作，遭受慘痛的失敗。季春兄是察哈爾的大人物，張北縣的望族，日本人對他客氣三分，沒有被殺害，祇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他是抗日英雄而兼察哈爾省的大紳士，在監牢裏，受到坐牢和看牢的特別尊敬，身體雖然失去自由，精神上還不感受

痛苦。等到日本人無條件投降，他離開監牢，可是共產黨一進張家口，首先就把他又捉起來，再關進監牢。三十五年軍調部三人執行小組交換俘虜，才把他交換出來，離開張家口，到達北平。季春兄告訴我，趙維城同志不愧為燕趙好男兒，不屈不撓，在監牢裏一直痛罵日本人，不願接受敵人所給的侮辱，終於撞牆而死，壯烈成仁。楊金聲、張靜齋、張撫之、張子文、張世傑等同志

都慷慨就義。

最後，山西的工作也被破壞，先是太原組的交通被捕，供出組長郭秀峯和書記張松濤。接着擴大到山西站，電台台長魏榮，陽泉組長關清華、榆次組長甘冒生、平遙組長胡俊哲等同志都被殺害。楊鏡明、郝亞雄、岳玉珍、郝彩蓮等同志都被判了徒刑，郝老先生還上過一次殺場，陪過槍斃。一直關到抗戰勝利，他們才恢復自由。李

繼先兄在千鈞一髮的情況下，逃出太原，到達西安。這一年的冬天，我上太行山工作，路過西安，我同繼先兄痛痛快談了一整天，傾聽他敘述脫險的經過：

『你們聽說過藍衣社嗎？』

『可怕得很呢！一羣神出鬼沒的傢伙，神龍見首不見尾，出沒無常。』

『聽說他們殺人同血滴子一樣厲害，門窗關閉得好好地，會把人殺死，有時連屍首都找不到。』

『他們的同志到處都有，說不定我們在這裏談話，他們都會聽得到。』

藍衣社員神出鬼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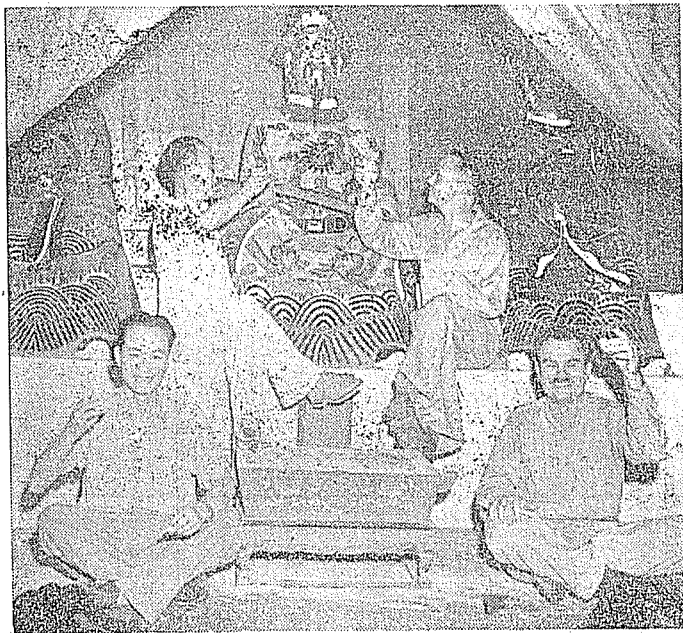
太原出事的前幾天，山西偽省政府的一個高級人員在一塊兒聊天，你一句，我一句，繼先也夾雜在他們中間，不過沒有開腔。這一羣漢奸，心

裏着實害怕，深怕有那麼一天，被「藍衣社」的人殺死，談得驚心動魄。繼先靜聽他們說得活靈活現，心裏覺得非常可笑。當然這些傢伙做夢也沒有想到，繼先就是所謂山西藍衣社的頭子。更無疑地，他們所說的話，一個字都沒有遺漏，通統被「藍衣社」聽去了。

太原組失事，繼先知道山西的情況已經十分危險，隨時都在注意中，這天早上，他比平時早起來幾分鐘，匆匆出去，當日本憲兵到王家巷二號捉拿他的時候，剛好遲慢了一刻鐘，撲了一個空。日本憲兵捉人不到，趕緊追到衛生處，看見他的辦公桌上有張紙條，墨跡未乾，以為他一定藏在衛生處，立刻展開搜查，可是不見他的踪跡。最後，關閉城門，實施全城搜查，捉拿「藍衣社」要犯，關了半天，連影子都摸不着。其實，日本人搜查衛生處的時候，他正早出了城，到達預定的目的地。因為敵人沒有捉到他，故事越來越神秘，越說越生動，繪形繪影，好像「藍衣社」真是神出鬼沒。

『姓李的是被一個劍俠接走的』事後人們談論這件事，有人這樣說。

『不是，姓李的本身就是一個飛簷走壁的俠客，要不然，何能墨跡未乾，就無影無踪呢？』旁邊的人插嘴說。總之，繼先不被日本憲兵抓去，成了傳奇故事，給漢奸們精神上的威脅，着實太大了，他們感覺到自己的生命，簡直是掌握在「藍衣社」手裏，說不定什麼時候來取他們的腦袋。



戴笠將軍與梅樂斯向神像敬酒

瞪着眼睛小心工作

督察室祇有四個人，以四個人去督察重慶市的二十多個內外勤單位，四、五千工作同志，實在不容易做得好。為補救督察室人手之不足，戴先生想出一個『週督察』的辦法。『週督察』係由各單位負責同志就本單位工作同志中，每週選派一人，負責該單位本週的督察任務。每週開始，督察室召集本週各週督察，開一次週督察會議，報告週督察的任務，以及應行注意事項。『週督察』是祕密的，這種祕密的週督察制度，對於一般同志，確實起一點神祕的作用。因為每一個同志，都覺得自己身邊有一位週督察，瞪着兩隻眼睛，在注意他，就不能不小心謹慎，努力工作。

每一個星期六的正午十二點鐘以前，督察室必須向戴先生提出一份督察報告，他對督察報告異常重視，不論忙到什麼程度，星期六或星期天晚上，一定要批閱督察報告。有時候，星期日上午的總理紀念週，他會根據督察報告的資料來公開糾正錯誤，鼓勵好人。所以督察報告就得慎重考慮，我們不能道聽途說，提供他不太正確的資料，就是確有其事，也要一再斟酌，看看這件事對於整個工作有什麼影響，戴先生公開糾正和鼓勵過後，對於全體同志的情緒，會起什麼作用？能不能收到賞罰的效能？所以每一週的督察報告，真不是一篇容易做的文章。

究竟那一些事情應當讓戴先生知道呢？我們仔細研究，決定了幾項為督察報告的原則：某一

個重要問題，必須戴先生解決者；某一種不良傾向，需要戴先生糾正者；某一同志的不良行為或過錯，足以影響工作，損害團體名譽者；某一同志行為良好，工作努力，足以為同志模範，有鼓勵作用者；特殊事故發生，需要戴先生了解者；某些事情雖小，非讓戴先生知道不可者；各單位的工作情形及實際狀況。最後一項，尤其重要，因為一位工作領導者，對於全般情況，需要有一個正確的了解。但是軍統局在重慶的機構那麼多，要想同時一一注意，事實很難做到，所以我們每週抽出兩三個單位，作比較詳盡的描寫，大概兩個月的時間，可以把重慶的內外勤單位，分別作一次檢討，幫助戴先生了解全般情況。

四一大會開會時，戴先生提出『同志如手足，團體即家庭』兩句口號，這十個字喊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敵後工作同志，提心吊膽，生活在驚濤駭浪的險惡環境中，一旦回到重慶，非常需要溫情接待。可是一般主辦業務的同志，因為工作繁忙，祇知道就事論事，往往忽略了人情味，這種情形，對於久居後方的同志倒無所謂，敵後回來的同志，感想就不同了。當他們得不到家庭的溫暖，甚至還要挨官腔，小者表示失望，大者發出怨言，如果再讓他們到敵後去，他們還會拼命嗎？我們不能責備主辦業務的同志，因為他們每天上三班，工作九小時，解決許多問題，處理許多公文，已經精疲力竭，自然顧慮不了許多。督察室要補救這些毛病，不用另開藥方，祇要『同志如手足，團體即家庭』兩句話，切實運用，就可以發生極大的效能。督察室祇要聽到

有從敵後回來的同志，立刻派人去談話、慰問，盡量替他們解決問題。比較重要的同志，我會親自去看他們，立刻簽報戴先生，就會很快接見他們，或者請他們吃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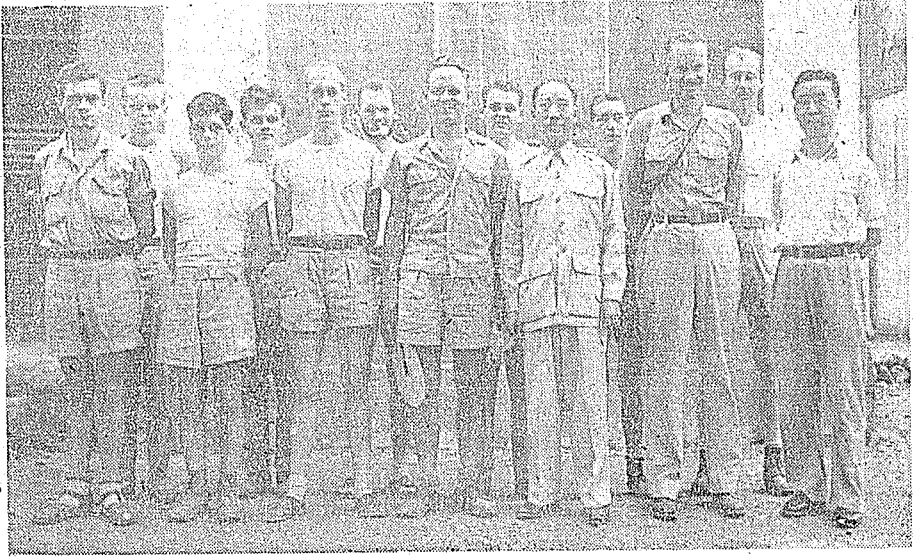
我們對於敵後回來的同志，不僅安慰而已，更珍惜他們的寶貴經驗，因為那些經驗是付出生命的代價，才可以獲得，可說是血的經驗，多麼珍貴！劉戈青同志在上海打死大漢奸陳籛，後來想殺汪精衛，被偽組織捉去，關在南京，他又從南京逃脫，回到重慶。這種多彩多姿的經驗，不是容易獲得的。於是督察室請他來到督察室，吃一餐家常便飯，請他敘述殺死漢奸和逃出南京的經過，又請訓練科派來一位同志，把這些經過記錄下來，作為訓練同志的教材，可使寶貴的經驗得以保存。

關心幹部人情味濃

我們不忽略別人看不起的小事情，有些事情看起來不甚重要，實際上影響却很大。生病本來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可是一個人離鄉背井，當他生病來，孤零零地躺在寢室的牀上，沒有至親骨肉遞茶送飯，在別人上班的時候，連個說話的人都找不到，想喝口水，又爬不起來，多麼可憐。所以我們對於生病的同志，非常同情，安慰病患同志，也成了我們重要的課題。高級幹部生病，戴先生不一定會知道，那麼應不應該讓他知道呢？我覺得有讓他知道的必要。有一次，有四位重要幹部，同時生病來，我在督察報告裏特別提出，結果，戴先生給他們每人一封親筆信，

派我代他去慰問，並且送給每人兩百元特別費。在當時，法幣還很值錢，兩百元不是個小數目，

比我一個月的薪水還多些。每一位被慰問的同志，覺得戴先生對他們如此關心，又送那麼多的錢，都非常感激興奮。



戴笠將軍（前排右起第三人）與中美合作所情報官員合影。

，都非常感激興奮。

戴先生極富人情味，對於自己的幹部

關心，尚不足為奇，有時不關他的事，祇要知道，也不放過。張子奇先生在天津同敵人那樣拼命，回到重慶，政府應當對他有個適當的安排，才合乎情理。事實上，他住在南岸半山上的的一所廟裏，並沒有人理他。我去南岸看他，談到他的近況，灰心到萬分，我覺得這是一件很不公道的事。回到羅家灣，給戴先生寫了一個報告。

第二天，戴先生送來一封給張先生的信，要我代表他去慰問，信裏附一張一千元支票。我帶上信同支票，又向會計室借了一千元現款，再度去看張先生。張先生覺得他是交通部的人，交通部不管他，行政院孔院長也不管他，他不是軍統局的人，戴先生同他也沒有工作上的關係，反而顧慮到他的生活，送錢給他，不勝感慨萬千。他住在山上，要把支票變成現款，必須下山兌換，頗為麻煩。我向他說，支票係戴先生私人的，要不要我代他兌換成現款，他說最好不過。我把身上的現款交給他，換回支票，回頭交給會計室銷賬。後來李漢元由天津回到重慶，經子奇先生介紹給戴先生，立刻派他到仰光，主持貨運工作。戴先生能够攬人才，人才也樂於為他所利用，上述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們的辦公時間，一向比較一般機關長些，所以很注意營養。抗戰以前，在南京鼓樓四條巷辦公，伙食最好，中飯晚飯，都有幾樣比較豐富可口的菜。遷都重慶，辦公的人數增多，而經費比以前困難，伙食不如從前，雖然每桌四菜一湯，兩葷兩素，質量份量都差得很遠。為了改善伙食，曾經有過多次努力，但是很少進步。我想到伙食好壞直接影響到同志們的健康，我既無法讓伙食弄好，那就祇有讓戴先生去解決。於是我不下了一番調查功夫，把各內動單位患肺病的同志，一一記下來，因為害肺病的相當多，可見大家的健康有問題，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使大家獲得足量的營養，也就是非改良伙食不可。我把害肺病的同志列了一張表，加進督察報告。戴先生看見害肺病的人那麼多，非常注意，除了命令治療外，要總務科着實改良伙食，大概增加了伙食費吧？伙食一下子好起來。

督察工作千頭萬緒，我們既與以往的作風不大相同，想要多做些積極的、富有建設性的工作，就有許許多多工作等着你去。我們想要彌補行政部門的漏洞，有的是漏洞等着你去彌補，所以我們的工作，似乎永遠也做不完。後面敘述幾件故事，便可以知道，督察工作是一件不好做的

電報積歷十七萬字

譯電科的重要幹部劉傑和李良鶴兩兄，在武昌的時候，因為我常常去請他們改正電報的錯誤，幾乎每天同他們接觸，所以建立了很好的情感。我做了督察室主任，需要知道譯電科的真實情

形時，去請教他們，他們會實實在在告訴我。他們兩位負責改正錯誤，而錯誤一天比一天增多，真是傷透腦筋，不知加重他們多少負擔。譯電科形成這種情形，是因為有經驗的同志，調到各地工作，新招來一班十八、九歲的青年，經過簡單訓練，然後派到譯電科。這些新手，工作不熟練，三個人也抵不上一個人，而各地發進來和局裏發出去的电報，又因工作的積極展開，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差不多的電報都不能當天譯出來，結果越積越多。科長夏天放非常發愁，因為情報機構重視時間，一分一秒都在爭取，一件重要情報，遲上兩天三天，甚至幾小時，可能失去時間效用，會變得毫無用處。譯電科積壓了十七萬字，真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問題。我請李良鴛兄給我列一張表，把一日到十五日半個月裏，每天積壓的電報數字列出來，記得一日祇積壓了三萬多字，以後每天增加，到十五日，積壓增加到十七萬多字。我又請劉傑兄列一張重要電報延誤時間表，我把這兩張表整理過後，不加任何意見，標了一個題目：『半月來譯電科積壓電報十七萬字』，編入督察報告。

戴先生批閱督察報告，一看見積壓了十七萬多字，那還了得，把譯電科科長責備一頓，立刻下了一張條字，抽調各單位的同志，臨時到譯電科工作，並且增加夜班（夜裏九點以後）。加夜班，除了子夜十二點鐘開一次稀飯，還有四塊錢的加班費，所以許多同志都很樂意幹。這樣加人加夜班，不到三天，所有積壓的電報，肅清了一個一乾二淨。可是夏天放兄對我很不諒解，他說

我打了他的報告，使他受到責備。我一向做事，不求別人諒解，這一次則必須弄清楚。每年夏天，天放兄都鬧一次濕氣，行動不得，躺在寢室的牀上，瞪着兩隻眼睛看天花板。我特意跑到他的寢室，去看他的病，他看見我走進他的牀舖，把頭扭向裏面，表示不睬。

『今天特意來看你的病，』我不管他睬不睬我，坐在他的牀舖邊上，我說：『同時也是來同你論理，我先問你，你講不講理？』

『你同我論什麼理？』他終於扭轉頭，開了腔。

『我問你，譯電科積壓了十七萬多字，萬一把重要的電報耽誤了，是殺你的頭，還是殺我的頭？』這一問，可把他問住了，半天，他回答不出話來。

『當然是殺你的頭！』我肯定地代他回答，我說：『譯電科積壓了許多電報，你自己發愁，你報告了毛先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越積越多，積到十七萬字。我怕你的腦袋保不住，一個報告，不到三天，把譯電科的積壓肅清了，摘去你的愁帽，你不但來感謝我，反而恨我，記下莫大的冤仇，真是豈有此理。』

『我的報告祇有兩張表，』我又說道：『不過把譯電科積壓了那麼多的電報這一事實，讓戴先生知道，既沒有說你科長領導無方，也沒有說你們譯電科的同志工作不力。你要知道，祇有讓戴先生知道積壓那麼多的字，才能給你解決問題，挨一頓罵，算個什麼？你這傢伙，不推諉事理，糊裏糊塗記恨別人，絲毫不講道理，你自己

說，該死不該死？』

天放兄猛然坐起來，伸出他那隻鬧濕氣的骯髒手，要同我握手，他笑了，從此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我們的老婆孩子祇能吃稀飯，還要我們工作，工作個屁。』有一天，總臺的週督察特地跑來向我報告，總臺有一個同志對人這樣說。他認為這個同志可能有問題，因為總臺的同志近來情緒很低，是不是受了他的影響，在實行怠工？

在漫長的抗戰期間，待遇調整，永遠趕不上物價上漲，所以生活一天比一天艱苦，也是事實。有些過不慣苦生活，或者對於抗戰認識不夠深切，發發牢騷並不算什麼稀奇。周厲王禁謗，召公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我們生活在廿世紀，不能讓人家發發牢騷嗎？不過這個問題相當嚴重，不能疏忽。如果戴先生知道，因為一個同志發牢騷，影響到怠工的情況，那個同志一定要受處分。處分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有時候會引起反感，反而更壞些。我經過一番考慮，不能讓戴先生知道，使他傷腦筋，應當由我自己來解決。我到了鄉下，把這件事告訴總臺臺長李秀夫兄，他也覺得這個問題嚴重，怕戴先生知道了生氣。我告訴他，不論總臺有沒有怠工傾向，都不能報告戴先生，我們應該負起責任，使問題消滅於無形。我要求同總臺的同志們談一次話，李臺長把值班以外的同志集合在一起，介紹我講話。

『現在講個故事給各位聽，』我把那位同志的牢騷話重述一遍，然後我說：『從前有個騎毛

驢的人，看見前面有個坐轎的，心想，同樣是人，爲什麼人家坐轎，自己騎驢呢？心裏好不舒服。回頭一看，後面有個推車的，忽然覺悟。這就叫做：「他人坐轎我騎驢，回頭又見推車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必遠比，就以你們魏處長（大銘）的生活來說吧，不但你們比不上，我也差得遠呢。但是我很滿意，因爲我比抬滑桿的強過千萬倍。你們覺得老婆孩子吃稀飯，心裏難過，連工作都懶得幹。要知道，生活雖苦，每天可斂天倫之樂，多麼快活。我的老婆孩子丟在淪陷區域，老婆還被敵人捉去，家都被抄了。如果我像你們，老婆孩子在一起，吃稀飯我都高興。所以我同你們比較起來，你們比我強的多。」

『抗戰是每一個黃帝子孫的神聖責任，』我繼續說：『國家軍費支出浩繁，而大部份國土淪陷，收入有限，國家能給我們稀飯吃，已經是不差了。我們必須吃苦，必須努力，以贏得最後勝利，子子孫孫才不會當亡國奴。耳機戴在你們的頭上，多做一個字，還是少做一個字，全憑你們自己的良心和責任感。你們要知道，敵後工作的同志，環境多麼危險，當他們收發報的時候，隨時都有被敵人捉去的可能。所以你們同敵後的同志通報，如不聚精會神，以最高的速度通報，減少通報的時間，就對不起敵後的工作同志。』

我同總臺的同志們談話過後，一個星期，再去調查，同志們的情緒好了許多，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發牢騷的同志，雖然沒有受任何處分，可是他良心上，比受處分還難過。我們沒有動用紀律，徹底解決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禁打麻將禁止「結婚」

不知道什麼時候，戴先生下了一個命令，抗戰期間，不准同志結婚，否則，要予以嚴重的處罰。據說，已經有好幾對違反禁令，偷偷結婚的夫婦受到處罰。

在我擔任督察主任期間，萬一發生了結婚事故，該怎麼辦呢？不處罰新結婚的夫婦，那是執行命令不力，有愧職守；認真處罰吧，太煞風景。必須找個機會，同戴先生談談這個問題。

『戴先生！』有一次，在曾家岩戴先生公館裏，我同他談話：『抗戰期間，禁止結婚，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措施。』

『怎麼了不起？』戴先生問我。

『我們抗戰，是長期的，說不定要同敵人打十年八年，結了婚，不但影響工作，而且因爲生活困難，將來不知道要焦頭爛額到什麼程度。現在凍結了結婚，使沒有結婚的同志免去家庭負擔，專心一意，努力工作，不要因爲生活而苦惱，自然減少許多麻煩。』

『是這個樣子，』戴先生說。

『不過爲了禁止結婚，不惜處罰同志，未免太嚴格了一些。』

『不這個樣子，這個命令能貫徹嗎？』

『戴先生！有時候不能不結婚呀！』

『爲什麼？』

『譬如說，他們已經有了孩子，不結婚，孩子生下來便成了私生子。私生子多麼不名譽，爲了孩子將來好做人，就不得不結婚。據我所知，

大家都怕受處罰，沒有人敢嘗試結婚，萬一有極少數的人，偷偷結婚，一定是出於不得已。我非常擁護戴先生的結婚禁令，不過在執行方面，略爲放寬一些，就符合戴先生所說的天理、國法、人情了。』

戴先生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他歪着脖子，糊着嘴巴，兩手交叉攔在胸前，好像在點頭，又好像在思考，如果我領會的不錯，應該是在不言中。因爲我在任督察主任的期間，沒有因爲結婚，處罰過人。同時，由於戴先生以身作則，太太死了不續弦，大家都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抱負，都能深體戴先生這一措施的高尚意義，充份地發揮堅強忍耐的軍統精神。發乎情，止乎禮，等到抗戰勝利，才成變成對完成佳偶。

有一天，戴先生又宣佈一項嚴厲的禁令，禁止同志們打麻將，若被捉住，將受比違反結婚禁令還要嚴厲的處罰。當然，督察室要認真執行他的命令，我們雷厲風行，整天嚷吵着，要捉人。週督察會議，更是說得聲色俱厲。這樣一來，膽小的同志絕不敢嘗試，膽大的又何必自找麻煩，所以不能說已經禁絕打麻將，的確確少得多了。說實話，我最不贊成打麻將，可是也不贊成爲打麻將嚴厲地處罰同志。

『督察室不負一點責任，連一個打麻將的都沒有捉住。』在一次總理紀念週，戴先生這樣說。他罵罵督察室，使我們推行他的禁令，有所藉口，更能生效。督察主任挨了罵，任何同志都不能怪我們執行命令太認真，萬一被抓住，那還得

了？接着第二次總理紀念週，戴先生又罵督察室還沒有給他抓來打麻將的。紀念週完畢，我去找戴先生，他正在上坡，預備從後門乘車出去。我緊走幾步，追上他，跟在他的後面。

『有什麼事嗎？』戴先生回過頭來，看見我跟在後面，他停下來，說道：『我有事，祇能耽擱幾分鐘，就在這裏談好不好？』

『戴先生！』我問他：『你要處罰打麻將的，是什麼目的？』

『你說什麼？』他反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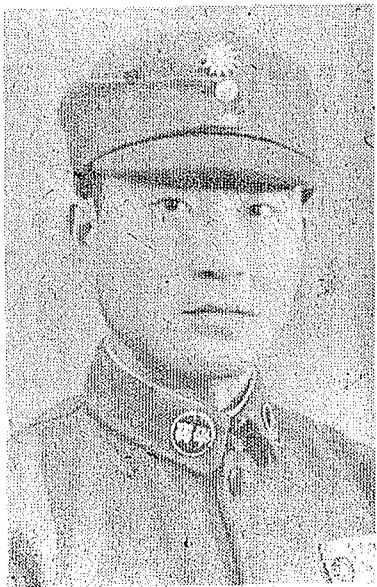
『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打麻將？』

『是的。』

『那麼，不嚴重處罰人，大家不再打麻將，行不行？』

『行。』

『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再打麻將了，如果戴先



抗戰時期奉戴笠將軍委派在綏遠從事敵後抗日工作的同志好友劉建華將軍。

生抓得住，連我也陪着受處罰。』

『還有什麼話要說嗎？』戴先生問我。

『沒有了。』

『好！』戴先生看看錶，說道：『我得走了。』

因為戴先生一再公開宣佈，決心貫徹打麻將禁令，再加上我為奉行這項禁令，奔走呼號，聲嘶力竭，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的確收效很大，沒有人敢忙裏偷閒，冒着險，再以此為樂了，而把所有的精力和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工作上，當時以為那麼嚴厲處罰，未免過當，現在回想起來，戴先生的舉措太明智了。因為『玩物喪志』，偶爾的消遣成了習慣，就會懈怠精神，輸錢多了就會生出其他事來。這些都是腐蝕革命志節的因素，戴先生劍及履及，加以嚴厲禁止，軍統局的成就，不是偶然的。

幫助軍隊靈活耳目

粟子嵐姪張家花園有一個諜報參謀訓練班（簡稱參訓班）。在過去，軍隊不注重諜報，也沒有專業諜報參謀，作起戰來，非常吃虧，所以我們訓練一批專業參謀，計劃建立起軍隊的諜報業務，使軍隊不要再打瞎仗，吃大虧。可是創立一種制度，談何容易，如果開始時，稍一疏忽，就會澈底失敗。參訓班同學已經畢業，將由軍令部第二廳分發到各部隊工作，戴先生要我去講一次話，我想很有必要，借此機會，可以囑咐他們一番，也許對他們有點

幫助。我講話的大意是：

我們為什麼要訓練諜報參謀？因為過去軍隊不注意情報，也可說不懂情報，打起仗來，常常吃虧。現在派你們到部隊裏去的目的，是在建立起軍隊的諜報機構，幫助軍隊，使他們的耳目靈活，知己知彼，打起仗來，不再吃虧。所以特別提醒你們，必須同部隊合作，服從部隊長的命令，把你們本身的工作做好，使部隊了解你們的工作重要，需要你們，你們才能在部隊裏站住腳步。如果你們以為是戴先生的學生，軍令部派來的，第二廳還發給你們每人一本密碼本子，到了部隊裏，驕傲，自大，以為來路大，看不起人家，甚至多管部隊裏的閒事，打人家的小報告，必然站不住腳，被人家趕回來，甚至於送掉性命。第二廳發給你們的本子，是要你們報告前線的重要敵情，作為判斷敵情的參考，部隊長不會阻撓你們，還會幫助你們。假如你們說部隊的壞話，報告部隊裏的黑幕，環境一定弄得很惡劣，小則存身不得，大則喪失性命。你們初出茅廬，還不知道社會上非常險惡可怕，所以我一再叮囑你們，作為臨別贈言。

雷鳴遠遭共匪慘殺

華北督導團主任雷鳴遠神父，從中條山到太行山共產黨的區域，被關起來，關了一個多月。這一個打擊，對於雷神父太慘酷，太沉重了。雷神父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他以『神愛世人』的精神去對付共產黨，從抗戰一開始，他就以為共產黨也是中國人，凡是中國人，都有對抗侵略的責

任和權利，不應該分什麼黨派，所以他救護共產黨的軍隊，和救護其他國軍一樣，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可是共產黨的想法，就不像他那麼天真，共產黨並不感激他，在冀中幫助呂正操，使這股共產黨的武力迅速壯大，也不感激他，在戰地救護過他們。共產黨祇知道華北督導團既是軍事委員會的機構，又同軍統局有關係，就是他們的敵人，非收拾不可。一方面有心，一方面無意，雷神父絲毫沒有想到，共產黨會收拾他。他被共產黨拘禁，遭受共產黨的侮辱，氣碎了肝膽，絕食抗議，一病不起。共產黨眼看他病勢沉重，才把他釋放，由戰地回到洛陽，委員長派飛機把他接到重慶，積極治療。戴先生派我到歌樂山中央醫院，代表他去慰問，並致送法幣五百元。雷神父已經不能說話，皮膚好像包了一層黃蠟，黃的那麼可怕。他的信徒立珊兄弟在旁侍候，立珊兄弟非常悲觀，認為希望甚微，我把錢交給他，告訴他，戴先生非常關切。第三天，我在報上看到，這位熱愛中國的比利時神父，終於與世長辭了。雷神父的死，是共產黨殺死的，是一件可悲可恥的醜事。

身為軍人，在這大時代當中，老躲在後方，未免辜負了大好時光，況且督察工作幹得太久，會助長我的缺點，對自身毫無益處，實在不能再幹下去。我向戴先生提出辭職報告，如石沉大海，寫信給他照樣不理。有一天，我特意到曾家岩看他，想談談這個問題，他讓我坐在屋外等着他，隔着玻璃窗，眼看他在處裏公文，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聽到警報，他才出來，要我一同乘車

到羅家灣，他怕我提辭職問題，總是避而不談。戴先生認為我對督察工作，做的還不差，不願意我放下這項工作，我必須讓他了解，我做其他工作，也許比督察工作更好些。於是我考慮了很久，想到給他寫一封比較長的信，先討論問題，把調換工作放在後面。我的信提到幾個問題，第一是關於武力問題，我建議把忠義救國軍整頓成一個勁旅，並希望他盡力提拔優秀的軍事幹部。第二是關於組織問題，我覺得國民黨的組織只具形式，不足以對抗共產黨的嚴密組織，我建議以我們的工作同志為基礎，擴大組織，以增強工作力量。還有另外一個關於敵後工作的意見。

怕我們沾悲觀氣

「吾兄愛弟，無微不至。」戴先生很快給我一封用鋼筆寫的回信，信的開頭這樣說：他答覆我的建議說：『擬派兄赴晉冀邊區，組織敵後青年；誰都不能謂吾人組織小團體也。』就在這個時候，駐太行山的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將軍給委員長打來一份電報，請求派一個熟習晉東南情形的人，前往太行山，協助軍隊工作，委員長批交軍統局辦理。戴先生知道我是山西人，很自然地，派到我的頭上，給我成立了一個晉東南站，使我能够離開騷擾不寧的戰時國都，到戰地工作，心神為此一振。其實我這個山西人，不但對上黨的情形一無所知，而且根本就沒有到過這一個地區，此行能否不辱使命，對范軍長有所幫助，連我自己也覺得毫無把握。

在決定派我赴太行山的同時，劉培初兄也決

定赴湖北恩施第六戰區工作，戴先生在曾家岩公館裏，特為我們兩個人餞行。席間，他說我們兩個人都是悲觀的，我立刻否認。說實在話，我對任何事情，不但不悲觀，而且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戴先生說我們悲觀，大概是因為我們對許多事情看不順眼，常表示不滿的緣故吧？尤其我從華北回來，因為平津工作被敵人破壞，使許多同志犧牲，曾對中央機構予以嚴厲的批評，戴先生是不會忘記的。其實，不滿和悲觀是迥然不同的兩回事，戴先生精力充沛，最怕別人消極和悲觀，聽到我不承認悲觀，非常高興。一個悲觀的人，要到前方工作，的確很危險，他深怕我們沾上悲觀的氣氛，所以特別提醒我們。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50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
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
，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
，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
費掛號加陸元。）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
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
○，即可收到書刊。